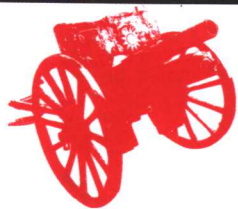




# 争霸四川

田闻一◎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爭霸四川

田聞一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争霸四川 / 田闻一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33-2031-6

I. 争…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2684 号

书 名: 争霸四川

---

作 者: 田闻一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十亩·郭丽萍

责任校对: 刘 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92 千字

印 张: 11.62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ISBN 978-7-5033-2031-6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风雨夜，南昌行辕和赴川特使 / 1
- 第二章 现代鸿门宴，“水晶猴”脱困而去 / 23
- 第三章 哀兵必胜，水淹七军 / 50
- 第四章 二刘决战，惊心动魄 / 67
- 第五章 血浓于水，网开一面 / 87
- 第六章 “刘神仙”统军，滑天下大稽 / 104
- 第七章 青羊宫背后，千回百转 / 131
- 第八章 天上地下，机关算尽 / 155
- 第九章 中美人计，人小物坏了大事 / 168
- 第十章 如愿以偿，中央参谋团入川 / 193
- 第十一章 强力渗透，从神仙洞“王灵官”开始 / 204
- 第十二章 黑吃黑，针锋相对 / 226
- 第十三章 清门户，卷一片刀光剑影 / 244
- 第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261
- 第十五章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 282
- 第十六章 戏中有戏，峨眉山军官训练团 / 295
- 第十七章 平空杀出的黑马，让双方惊诧莫名 / 312
- 第十八章 求自保，“四川王”反击 / 323
- 第十九章 防微杜渐，芙蓉城里走惊雷 / 334
- 第二十章 转折，刘湘慷慨请缨抗战 / 354

## 第一章 风雨夜，南昌行辕和赴川特使

从下午起，南昌就下起了大雨。入夜以后，更是雷声大作，暴雨倾盆。高墙环绕中偌大、肃静的剿共前线南昌行辕，被漆黑浓稠的夜幕裹紧，经受着暴风骤雨的抽击。一时间，天上地下不时晃过金蛇似的闪电，巨树摇摆，秀竹伏地，花草被狂风连根拔起；这里那里不时发出大树被狂风拦腰折断的撕裂声、倾倒声。行辕很像是一艘在充满不测凶险的黑洋中颤抖着前进的军舰，前程漫漫，诡秘而幽深。在不时划过的闪电中，假山后，回廊边，闪现出伏在夜的深处，身披雨衣，头戴钢盔，手持美制冲锋枪的巡逻卫兵的身影，南昌行辕外松内紧。

深夜。暴风雨虽已过去，但细雨仍然一阵紧似一阵，打机关枪似的。白天显得紧张忙碌的行辕已然入睡，只有那幢在茂林修竹掩映中的精巧的法式小楼的二楼，一扇窗户还亮着灯。绿色的窗帘，灯光幽微。一束晕黄的灯光，透过窗帘，怯怯地泻下来，还未落地，就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了。

屋中，时年 47 岁的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站在那幅硕大的、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壁的中国地图前凝思、审视。他长久地保持着固有的姿势，一动不动，像是钉在地上的一根钉子。

灯光下看得分明，身着戎装，腰系武装带的蒋介石，身姿越发显得颀长挺直。他那一双清癯的脸上，一双锐利的眼睛忽然闪耀，可是很快，眼光又变得黯淡下来，充满狐疑。灯光将他的身影在地毯上拖得长长的，很像是一个高明的画家笔下的一幅泼墨写意画，显得很有些怪诞。他伫立不动时，像是一个泽畔苦吟的落魄诗人；焦躁地走动间，张牙舞爪，又像是一头就要扑向猎物的猛兽。

对于这个曾经影响了近代中国史的人物，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曾经用很准确的语言，做过生动的描绘：“在中国，最强大的思想传统是儒教，尽管有其外来的影响，蒋中正仍然是一个守成不变的中国人。他沉默寡言，讳莫如深。他姿势挺直，有军人作风，留着短发，不苟言笑。他虽然不是一个思想家，却有一种神通，他深谙纵横捭阖之道，而且他习惯于指挥命令。”

几年后，抗日战争中，美国派驻中国的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凭着他与蒋介石长期共事的深入观察，更是对他做了入木三分，形神兼备的刻画：“他身材修长，言谈简洁，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眼睛很机敏，好像一个人戴着假面具以其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与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的平衡术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

蒋介石喜欢这样的夜深人静时分，喜欢下雨。因为他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仅心绪宁静便于思索，而且有种莫名的安全感。蒋介石的目光，这时久久地凝视着地图下侧那一片隆起的褐红。那是江西。就是在那儿，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着一批在他最初看来完全不值一提的土包子农民，却渐渐成了气候，成了一股红色铁流，逐渐强大，到今天竟致难以收拾。不然，为什么他发动的多次志在必得的“围剿”都失败了呢？不然，他怎么会在这国势危急之际，来在南昌，坐镇指挥对朱毛红

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呢！

一声长叹，他的目光在桑叶状的中国地图上逡巡，接触到叶柄状的东北时，像是被什么烙烫了一下似的，不无痛苦地拧了拧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际，以少帅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广大将士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强烈要求抗日。当时，张学良也完全有能力同日本关东军决一雌雄。东北军有20万人，海陆空齐备。除了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陆军，还有300架飞机，有一支大小军舰共21只组成的舰队，总吨位数达到32200吨，占全国军舰总吨位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东北军无论是在数量质量还是装备上，在国内地方部队中都是数一数二。可是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命令少帅立刻率东北军悉数退出山海关。这就一枪不发，将东北拱手相送了日本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人民众口一词的愤怒声讨。千夫所指，不矢而亡。他不得不让少帅张学良出面，为他担当起“不抵抗”的罪名。

在蒋介石看来，当今日本的军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拿东北军去同日本人打，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中央军是他手中的本钱，东北军也是他手中的本钱。他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难怪外间评论他是，“宁予友邦，不与家奴”。他就多次公开或私下说过：如果我们弄得不好，将来栽在共产党手上，那就将沦为万劫不复之地，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

然而，日本人是喂不饱的狗，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从地图上看，一方面，被他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在江西一带未能抹去，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通南巴一带又建立了根据地，还有好些标志红军势力的星星点点正在长出来。

另一方面，标志着日军南下的几支又粗又大的蓝色大箭头，

从正面、东面唰唰向他射来。他特别注意到日本人从东海上划过来的，直指上海、江浙一带的蓝色箭头。日本人完全可能就在最近向上海、江浙一带进攻。

这一带决不能丢！上海、江浙一带，是他的出生地、发迹地，是中国经济命脉所在，也是中国的生命线。他早就下达了秘密命令，在上海与南京之间，正夜以继日地赶修一条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如果日本人从海上打来，他就凭借这条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与日本人抗衡。他的对日作战方针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赢得时间，用空间换取时间！现在，他要抓紧时间，解除内患！内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江西方向，二是四川川北方向。对江西方向的中央红军，他正在坐镇指挥“围剿”。四川方向呢，情况相当复杂。长期以来与他离心离德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 24 军军长、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的刘文辉，与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兼国民政府 21 军军长的刘湘叔侄，各据巴蜀，是四川当前最大的两个军阀，长期以来的矛盾已经发展到顶点，二刘决战即将爆发。他是支持刘湘的。四川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这个地方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战国时期，秦因并吞巴蜀实力大增，相继灭了齐、楚、燕、韩、赵、魏而一统天下。三国时期，最初心机用尽，到处碰壁，不能存身的汉室后裔刘备，因诸葛亮的策划辅佐，最终据巴蜀，才与北方的曹操、东吴的孙权相抗衡，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定三分隆中决策》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相当精辟地概括了蜀中的重要性：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既帝王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



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诚如是，则大业可成。

有识之士，都将关注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四川。当年，先总理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以恢复中华，驱逐鞑虏为宗旨的同盟会时，与日本友人，具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宫崎寅藏谈及武装起义及相关策略时，宫崎寅藏就特别指出了天府之国四川的重要性。他认为四川不仅有“才略兼备任大事者”，而且地理位置十分独特重要，建议孙中山“以四川为负隅之地，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际。”

正因为如此，以后，在他作为大元帅孙中山的侍卫时，也曾经一度想到四川发展。他向孙中山表达了这个愿望，孙中山很是赞成，立即给四川实权人物熊克武写了一封推荐信，荐他到四川当警察厅厅长。他将此事告诉了多年的朋友四川人张群。张群说，熊克武不好相处，建议他不必舍近求远，应该利用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在大元帅身边好好发展。他听了张群的话，放弃入川发展的打算。而张群却希望他将这个机会让给他这个四川人，他这就又去求大元帅，孙中山不喜。虽然碍于情面，准其所请，却将推荐信中原先的四川省警察厅厅长一职降为成都市警察局局长，张群嫌官小了，没有去。

共产党也看到了四川的重要性。年前，张国焘、徐向前趁四川军阀连年内战造成的空虚，率领红四方面军越巴山，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了根据地。

正因为如此，他执掌中华民国中央权柄以来，一直想控制四川、插手四川，可是在刘文辉把持川政时，把个天府之国经营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插不进去手。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即将开始的二刘决战。日前，急欲得到中央支持的刘湘终于同意中央派特使入川，以便就诸多事宜通过特使向中央通报、请示。

他选定了他的学生、时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四川人郑大冲为他的赴川特使。这个时候，他在等郑大冲。

郑大冲提前五分钟来在了委员长办公室门前，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办公室的门没有关严，看来委员长在等他。门缝里泄出来的一缕昏黄的灯光照在郑大冲身上，看得分明，佩少将军衔，身着黄呢军服的郑大冲是一个很精干的人。他三十来岁，瘦瘦的，个子不高不矮，条形脸，眉毛很浅，一双大眼睛显得很深。他是四川省荣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

争  
霸  
四  
川

因为委员长事先有过嘱咐，所以郑大冲奉命来到后，没有受到侍卫们的一点留难，直接来到委员长门前。郑大冲心中有些紧张。能被委员长选中，作为委员长特使回四川公干，而且在这样的深夜，被委员长单独接见，他有一步登天，受宠若惊感。他不敢弄出丝毫声响，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门前。因电压不稳，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委员长钉子似地钉在地上，长久地审视墙上的地图。那姿势，让他想到在军校时，校长对他们讲的“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瞬”的种种教诲，见校长的思绪陷得如此深沉，为国事夤夜操劳，他不禁感佩至致。

从门缝里看进去，委员长的住处是个套间。外面是办公室，里间是卧室，非常简洁。办公室里除了临窗摆有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堆得山一般高的公文卷宗外，屋内一排沙发，其他就没有什么了。现代化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老佛爷似地供在桌上的一部黑色载波电话机。就是这架老佛爷似的载波电话机，通过千丝万缕看不见的，连结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电话线，在全中国大地上织成了一面蛛网，中心点就在这里。

他还注意到，桌子当中，有一本翻开来的毛边书。不用说，那是委员长总是带在身边，须臾不离的《曾文正公全集》。委员长最崇拜曾国藩，当年在黄埔军校，委员长给他们演讲时就多次

说过，曾文正公的思想，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都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流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宝典。看来，即使在这军情如火，形势瞬息万变之际，委员长也是将它带在身边，一日三读。毛边书旁边，挂一杯已毫无热气的清花亮色的白开水。

“是郑大冲来了吗？”就在郑大冲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前，凝神屏息沉思默想间，屋里委员长突然问了，却并不转过身来。

“是，校长。”郑大冲不自禁地将胸脯一挺。

“进来。”

“是。”郑大冲随即看了看戴在腕上的瓦斯针夜光表，两根绿荧荧的长短针正好落在深夜十二点上，时间正好。看来，委员长早就知道他来了。

郑大冲走进屋内，当中一站，胸脯一挺，两腿一并，啪地给蒋介石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校长，郑大冲奉命来到。”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总喜欢在蒋介石面前称他为“校长”。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称呼，会在一言九鼎的蒋介石心中唤起一种亲切友好的感情。

“唔，好好好。”蒋介石转过身来，手一比，“坐吧。”

郑大冲落坐在沙发上，正身目视着校长。蒋介石坐在他对面，先没有说话，而是用一双有些眯的，目光锐利的鹰眼审视了一下郑大冲。

“陈主任给你谈过了吧？”蒋介石问。他说的陈主任，是委员长三处侍卫室主任兼委员长秘书陈布雷，号称天下第一笔，是委员长最信任的人之一。说起来，陈布雷职务不是很高，但委员长身边好些机要都是他策划或直接参与的，实际上很有权。

“谈了。”郑大冲斟酌着措词，小心翼翼观察着委员长的神情。他说：“陈主任传达了委员长的意思，让学生作为校长的特使回四川工作一段时期。”郑大冲说，“这是校长对学生的厚爱，我很荣幸，很高兴，只是怕完成不好校长交办的任务。”

“唔唔。”蒋介石点了点头，像老师考学生似地问，“你对四川目前的局势如何看？”

“在学生看来，”郑大冲早有准备，略为思索，侃侃而谈，“四川从民国以来，二十多年间军阀混战，到刘自乾、刘甫澄叔侄手上该是完结的时候了。”看委员长目不转睛看着他，郑大冲信心大增，继续说下去，“现在，二刘马上就要进行决战。优势明显在刘湘这边，因为，他有委员长的支持！”

“唔，是的，是的。”蒋介石说着站了起来，边走边说：“二刘之战刘湘胜出，这没有悬念。但是，你要提请刘湘和邓锡侯等川中将领注意，盘踞成都多年的刘自乾决不会坐以待毙，他不是一个人简单的人。为了避免届时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他很可能会在继去年打跑同踞成都的田颂尧之后，近期对邓锡侯动手。川中局势向来复杂，戏中有戏，牵一发动全身。

“你这次回去，可能要在四川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二刘之战后，刘湘答应中央要做的事恐有留难！”蒋介石说着强调，“我支持他是有条件的，他刘湘也是答应了的。这就是，他在打倒他么爸刘文辉后，中央委他以四川全部要职。但是，他得马上集中川中军队去围剿、铲除踞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四方面军！嗯？”

“是。”郑大冲做出很能领会的样子，挺胸保证，“校长放心，学生一定完成校长交办的任务。”

蒋介石大步走到地图前，手招招：“你来看！”

郑大冲走上前去，站在地图旁，随着委员长手指的地方看。

“你看！”蒋介石指点着地图上隆起在川陕一线，于绿色中的一线褐红色，“这是秦岭山脉，就是因为这道秦岭山脉，一下子就将川陕分隔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让四川成了物殷民丰的天府之国。”他边指边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话是不错的。这条是通往陕西的金牛道，这条是通往云南的石门道，这

条是通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清溪道，这条是通往甘肃的阴平道。金牛道是出川主道。”他又指点着夔门，“这是长江三峡。是川中通往外界的惟一水路，没有一处不险峻万分。杜甫有诗‘众水会涪万’；《水经注》中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掉了几句书袋，蒋介石看郑大冲很能领会地连连点头，这就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四川不仅是中国的战略基地，大后方，粮仓，而且地位极为重要。你看，它西扼青藏，南接云贵；东临湖北湖南，北连青海甘肃，成为内地连结东西南北和华中的天然纽带。正因为此，从古至今，有多少个小皇帝躲在四川？孟昶、王健、刘备……甚至明末年间，连张献忠也要赶去凑一凑热闹，在成都建立了他的大西国。而且，所有龟缩在四川的枭雄，没有哪一个是好惹的？他们不是鬼都惹不起的阎王，就是八磅重锤都砸不烂的铜头铁臂；不是铁钩都钩不住的滑头，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色龙。唔，刘文辉的绰号叫什么来着？还有刘湘、邓锡侯等人都叫什么来着？”

郑大冲开口就来：“刘文辉叫‘多宝道人’，刘湘叫‘巴壁虎’，邓锡侯叫‘水晶猴’，田颂尧叫‘田冬瓜’……”

“有道理有道理。”蒋介石说，“除了田颂尧的‘田冬瓜’有些牵强，太着重外形，其他人都恰如其分。你这次代表我去四川，首先是同‘巴壁虎’打好交道。其次，也要同‘多宝道人’、‘水晶猴’等人打好交道。这其中，你要掌握好一个度，要掌握好轻重缓急。总之，要利用矛盾，为我所用！任重道远啊，嗯？”

郑大冲又是将胸脯一挺，喊操似地大声说：“学生相信，只要遵从校长教诲，按校长的既定方针办事，一定能克期圆满完成任务。学生一定牢记校长教诲，帮助刘甫澄尽可能快地统一全川，铲除赤祸。为党国服务，尽心竭力，万死不辞！”

“好好好。”蒋介石目光灼灼地审视着郑大冲，“你准备什么

时候走？”

“校长要学生什么时候走，学生就什么时候走。”

“这样吧，时间要抓紧。明天上午，军政部有架直飞重庆的飞机，你就乘这架飞机走。”

“是。”郑大冲这时心中完全有数了。又是啪地一声，两腿一并，胸部一挺，给蒋介石敬礼：“请校长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学生这就告辞了。”

争  
霸  
四  
川

“唔唔。”蒋介石铁板似的脸上努力露出些笑意，竟破天荒地伸出手来，同特使握了握手，让郑大冲受宠若惊。

“郑主任，请！”

这时，就像计算好了似的，一个长相精干，着一身法兰绒中山服的委员长侍卫官适时出现在门前，领他去陈布雷办公室。陈布雷对他还有具体事情交待。

南昌的天，娃娃的脸，变化多端，昨天还是风狂雨疾，今天却是艳阳天。上午十时，军政部直飞重庆的飞机在南昌机场起飞，升高到正常的高度，机头对着四川方向飞去。

天气很好，坐在舷窗边的郑大冲从窗内望出去。浩瀚的天穹一碧如洗，高速前进的飞机因为缺少参照物，好像是完全静止。机翼下，有一缕透明的白羽似的薄云，跟着飞机如影随形。郑大冲处于一种观想中。昨夜，张群同陈布雷各有侧重地详细地给他交待了任务。张群特别着意强调了一点，作为委员长特使的他，在一定范围内，有相机处置的权力。四川情况复杂，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用的。

他不禁想到了代表“校长”同他谈话的四川老乡，时任国府外交部长张群。张群是委员长最信任的人之一，不高不矮的个子，面庞方正，脸上常带笑意，西装革履，素常间皮鞋擦得锃亮，朝天背头，缓行鸭步。最醒目的是，张群左眉梢旁长有一颗

硃砂痣，这是一颗少见的福痣。据说，张群这副福相，也是蒋介石最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张群是川省华阳人，其实也就是成都人，早先年间成都一市分为华阳、成都两地。在国民党上层，张群有个绰号叫“华阳相国”，相国是古时的宰相，意思是官高权大。在民间，张群有个绰号，叫“高级泥水匠”，意思是他最会敷衍，最会在各种场合同各种人打交道，处事非常圆滑，为人随和，往往采取搁平主义。然而他知道，这仅是张群的表象，其实张群相当厉害，有手段，柔中有刚，绵层有针。

张群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同学、朋友，以后又同时留学日本，就读东京士官学校；并就此开始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长达几十年的亦友亦上下级的关系。

当时，保定军校在成都地区招生很少，要求很高，张群考上了。全国各地的考取生最后都到北京集中，由号称北洋三虎之一、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挨个面试。按规矩，考生见到段总长时要行半跪礼，但读书很多的张群受到当时西方思潮人人平等的影响，见到段祺瑞坚持不跪。旁边的人都急了，连连对他说：“快跪下，给段总长请安、请安！”可张群却说：“我从来不会下跪请安！”段祺瑞毕竟不同于常人，这位来自安徽合肥，以后成了皖系首领的“段合肥”，一眼就看出了张群是个相当有思想有作为的年轻人，一反以往，脾气好得惊人，他笑笑说：“不跪就算了。”接下来口试，张群对答如流，然后是笔试。张群自忖大逆不道，见了总长竟然不跪，肯定考不上。因此考数理化时，他懒得考，不著一字。而在考国文时，因作文题触动了他的心思，遂提笔洋洋洒洒，谈了当前国势危急，西方洋人对**我中华民族**甚一日，国人当振武扬威以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胸中郁闷之气**，写完掷卷而去。却不意，张群这篇**精彩绝伦**，**是大为出格的文章**，考官看后不敢自专，遂层层上**报**，**落到**

段祺瑞手中。段总长看后评价很高，认为要强国强军，就是要发现并起用张群这样的有志之士，有识之士，大笔一挥“录取”。

在保定军校，张群出名在先，蒋介石出名在后，他们都桀骜不驯。在军校，蒋介石脾气暴躁，有“红脸将军”之称。一次上细菌课，日本老师在课堂上手里拿了一块泥，说泥里寄生有四亿细菌，如寄生着四亿中国人。蒋介石听了十分气愤，当着全班同学，霍地站起身来，冲上台去，从日本教师手里抢过泥来，掰成八块，指着其中一块说，日本有五千万人，就像有五千万细菌寄生在泥里。这一举动顿时博得课堂上掌声雷动，日本老师则涨红了脸，好不尴尬，好没面子，蒋介石却好不得意，在军校的威信直线上升。

两人以后又同到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过从甚密，成了最好的朋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政治上，张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步一趋，蒋介石对张群也有非比一般的信任。张群曾说：“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我本来是准备学炮兵的，可是因为蒋先生学的是步兵，于是不学炮兵而学步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磋。”当然，张群本身也有过人的才具。比如1926年，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率军抵达南昌时，军阀孙传芳在江浙一带势力很大，如果要武力解决，很费事。在蒋介石踌躇不决之时，张群主动要求去找孙传芳，凭三寸不烂之舌，将孙传芳说服过来。蒋介石说，那就不妨一试。结果张群立了大功，硬是将孙传芳说服并率部归顺了北伐军。林林总总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张群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过人之处，让蒋介石大权在握后，对张群越加深信不疑，大加拔擢重用。

张群说话做事不像陈布雷那样文气、生硬，而往往像摆家常似的娓娓道来，这就让人在心中受用的同时，又能领会其中的关节。就在赴川特使郑大冲的思绪在“华阳相国”、“高级泥水匠”张群身上萦绕时，机身剧烈地抖动了一下。郑大冲赶紧收住神



思，掉头往窗外看去。不知什么时候，天气忽然大变。团团乌云翻卷着逼来，像是一只巨大的海底乌贼伸出八只巨臂缠紧了飞机。瞬时，机舱内一片黑暗，电灯开了，马达发出瘆人的轰鸣，机身在剧烈地抖动。

“长官！”因为郑大冲此行是保密的，也没有穿军服，机组人员不知他姓谁名何，只知道他是去重庆公干的大官，一位身穿军服，曲线柔美的年轻女兵，趑趄趑趄走到他面前，敬了个礼，报告请示：“现在飞机已飞临重庆上空，突遭雷电云层袭击，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降落，是否返回南昌？”看得出来，面前这位身材苗条，细腰丰乳肥臀，年轻漂亮的女兵很有些紧张。

“机上带的汽油充足吗？”郑大冲竭力沉着气问。

“按原线返回没有问题。”

“通知驾驶员，”郑大冲略为沉吟，“飞机向成都方向飞，争取沿线在就近机场降落。”

当天下午三时，郑大冲乘坐的飞机在涪陵机场平安降落。休息一会后，得知重庆气象条件好转，郑大冲即令机组人员告知重庆有关方面，飞机直飞重庆。当带着委员长特殊使命的郑大冲乘坐的这架不起眼的专机，平稳降落在重庆机场时，已是群山隐去，暮霭四合时分了。

前来迎接郑大冲的是刘湘的秘书章古溪，三十多岁，不高不矮的个子，戴副眼镜，一脸的文气。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传媒业，后来长期在刘湘身边做文秘工作，深得刘湘信任，类似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章古溪目光敏锐，眼波老是在镜片后晃动，似乎想把来人看穿看透。他说话客气，轻言细语，像是气息不足似的。章古溪的名字，郑大冲是知道的，不过这是第一次见面，见到印象就深。

章古溪握住郑大冲的手，热情地说：“辛苦你了，郑特使，我代表甫帅前来迎接你。”一下就托出了他的地位身份。说着转